

烏 雞 母 (歌仔戲)

【劇情大綱】

葉陶，日據時代保正之女，幼時拒纏足；任教於高雄第三公學校時，因膚色黝黑、嗓音洪亮而有「烏雞母」綽號，並受同事簡吉啓蒙而成爲當時極少數的女性社會運動工作者。

葉陶與夫婿楊逵在日據時代因從事社會運動而多次入獄；1949年，楊逵因發表〈和平宣言〉而被監禁於綠島，葉陶堅強獨撐家計。1961年楊逵出獄後兩人遷居臺中開墾東海花園、種花終老。葉陶的生命史反映了臺灣近代的重重大事件與變遷風貌，也展現傳統女性自我解放的歷程與勇氣。

本劇架構主要參考楊翠女士撰寫之〈海的女兒「烏雞母」—革命女鬥士葉陶〉及楊逵文物數位博物館史料；在主要人物及年代、事件的編寫上力求合乎史實。謹以此劇獻給葉陶，對她堅持理想、努力奮鬥的一生表達崇敬之意。

【人物說明】

葉 陶（童年 / 成年）：日據時代高雄旗後（旗津）人，自由奔放並充滿正義感，自願放棄富裕生活而投入社會運動爲弱勢爭取權益，爲二十世紀初的臺灣奇女子。

葉 賜：葉陶之父，嚴肅保守，白手起家，被推舉爲保正；疼愛女兒但常爲女兒個性前衛、不守「傳統婦道」而煩惱傷神。

黃 美：葉陶之母，活潑開朗的賢妻慈母。

阿 珠：葉家的丫鬟。

簡 吉：高雄第三公學校教師，帶領葉陶參加農民運動之啓蒙人物。

楊 貴：筆名楊逵，臺南大目降（新化）人。服膺人道主義，曾留學日本，返臺後從事社會運動，與葉陶相知相惜，結爲一對革命俠侶。

鍾平山：前《上海大公報》、《臺灣新生報》編輯。

楊 翠（童年）：楊達、葉陶的孫女。

龍 套：農運青年數名（第二場）、媒人數名（第三場）、大嬸三名（第五場）。

【場景說明】

序 曲 海的女兒：童年時期，生長於海濱的葉陶便對世界充滿想像與好奇。

第一場 拒絕纏足：葉陶拒絕纏足，並與葉父打賭，只要能考上師範學校，父親就不能再強迫她纏足。

第二場 一見鍾情：少女葉陶在「鳳山農民組合」的聚會中與楊達首次相遇。

第三場 父女決裂：葉陶堅持追求理想，葉父憤而斷絕父女關係。

第四場 和平宣言：1949年，楊達打算撰寫《和平宣言》，葉陶雖知此舉可能遭禍，仍毅然支持楊達。

第五場 壓不扁的玫瑰：楊達因撰寫《和平宣言》而入獄十二年，期間葉陶扛起家計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，其堅強猶如一朵壓不扁的玫瑰。

第六場 餘音—東海花園：楊達出獄後，夫妻遷居臺中大肚山，葉陶協助楊達將貧瘠土地開墾為花園後，勞累一生的她終於能安心長眠。

（※本劇之唱詞韻腳均參考「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辭典網站」選字）

序曲 海的女兒

時 間：大正四年（西元 1915 年，葉陶時年十歲）

出場人物：葉陶（童年）、阿珠。

場 景：海邊。

（開場時 傳來陣陣濤聲、海鷗聲。葉陶獨自望海）

葉 陶：（望海，用稚嫩的童音唱）

【唱】天有多高？海有多闊？

海風陣陣風湧大，（*風湧【hong-íng】：風浪）

海那邊的風景是生作按怎？（*按怎【án-tsuánn】：如何）

想要坐船去將世界看！

天有多高？海有多闊？

海鳥自由飛過岸，

乘風凌雲的感覺是按怎？

我也想要飛過千山萬山。

阿 珠（O.S）：小姐，小姐，你在哪裡啊？

葉 陶：阿珠，我在這啦！

（阿珠上）

阿 珠：小姐，你又偷跑出來啊！害我找你找半晷。（*半晷【puànn-poo】：半天）

葉 陶：唉唷！我只是出來看海，又不會亂跑，你是在緊張什麼？

阿 珠：小姐，你快跟我回家啦！不然我會被夫人罵。

葉 陶：阿娘她自己那麼愛遊山玩水，上海、杭州都去過了，卻不准我出來附近走走，這樣太不公平了。

阿 珠：小姐，夫人幫你「縛跂」（【pak-kha】：纏足），就是希望你端莊幼秀，乖乖待在繡房裡面。結果你卻將「跂帛」（【kha-peh】：裹腳布）剪掉，還偷跑出來，老爺若是知道，一定會很生氣，會打你喔！所以你快趁老爺還沒回家之前跟我回去啦！

葉 陶：哼！阿爹最疼我，他才捨不得打我。而且學校的先生（*日文【せんせい】，對老師之尊稱）都說「縛跂」是拗斷腳骨、殘害肢體的行爲，我才不要縛跂呢！

阿 珠：小姐，老爺不會打你，不過會打我耶，拜託啦！我們趁老爺還沒到家趕快回去，不然你又要害我被打了。拜託啦！拜託啦！（半拖半拉）

葉 陶：好啦好啦！唉唷，別拉了啦～我會自己走啦……

（半拉半扯中兩人下臺）

（燈暗）

第一場 拒絕纏足

時間：大正四年（西元 1915 年，葉陶時年十歲）

出場人物：葉父（葉賜）、葉母（黃美）、童年葉陶、阿珠。

場景：葉家內廳

（開場時葉父搖扇擦汗上）

葉 父：【唱】葉賜是老夫的名字，家住旗後靠海邊，
個性謹慎急公好義，被選為保正已經二十年。
娶妻黃美真賢慧，相敬如賓舉案齊眉，
若說有什麼不滿意，膝下無子只有一女兒。

（白）老夫葉賜，家居高雄旗後，出身貧寒，白手起家；少年時代沿街買賣舊貨，後來有了店面，也算是事業有成。因為厝邊頭尾都說我做人公道，所以推舉我作保正，出來為鄉親服務。俗語講「文官做到保正，武官做到壯丁」，我一個臺灣人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之下可以有這般成就，也算是對得起我們葉家的祖公祖媽了！今天為了鄉親之事出外走從（【tsáu-tsông】：奔波），這個天氣實在真熱，趕緊叫我的夫人倒一杯涼的出來給我啣（【lim】：飲）。夫人啊！我回來囉！

葉 母（O.S）：來了～～（捧涼茶上）

葉 母：【唱】賢妻良母人呵佬（【o-ló】：稱讚），
個性風騷愛迺迺，（*風騷愛迺迺【hong-so ài thit-thô】：喜歡遊山玩水）
夫妻感情尚介好，親像茶壺配烘爐。

（白）老爺，日頭這麼赤焱（【tshiah-iānn】：炎熱），你快坐著喝杯涼茶，休息一下。

葉 父：（坐下喝茶、搧風）真正是舞（【bú】：忙）甲大粒汗小粒汗。

葉 母：老爺，你今天是去哪裡？

葉 父：就是去橋仔頭呀！

葉 母：老爺，橋仔頭那麼遠，你去做啥？

葉 父：煞毋知就是橋仔頭那邊的甘蔗要過磅，那些種田人說糖廠之前每次磅甘蔗的時候都會偷斤減兩，明明是送一百斤的甘蔗去糖廠，結果用糖廠的秤磅出來居然不到六十斤！所以這次特別找三個保正去現場做公證人，要我們替個（【in】：他們）主持公道。

葉 母：結果呢？

葉 父：結果喔～我目睷金金看十臺牛車的甘蔗載進去糖廠，至少也有一千多斤，結果磅出來居然只有四百八十斤！

葉 母：唉唷！怎麼會差這麼多啦！？

葉 父：對啊！糖廠的人還保證他的磅秤絕對沒問題。那個大港埔的保正阿義就說，要不然阮三個也站上去磅看看！

葉 母：(笑) 唉唷！恁(【lín】：你們)又不是豬仔囤，是在磅啥咪碗糕？

葉 父：沒磅看看怎麼知道秤準不準。

葉 母：有準嗎？

葉 父：話若是說到遮(【tsia】：這裏)，天就黑一邊！我、大港埔的阿義，還有鹽埕埔的阿成一起上去磅，結果喔～

【唱】若是沒講，你絕對不知影，

誼呱呱的代誌就發生在遐，(*誼呱呱【hàm-kuā-kuā】：非常離譜)(*遐【hia】：那邊)

磅出來，阮三個保正攏總才八十斤爾爾， (*爾爾【niā-niā】：而已)

天下奇聞我不敢說乎別人聽！

葉 母：「三個保正八十斤」？唉唷，怎有可能？老爺你一個人就不只八十斤了！

葉 父：就是啊！大籬(【tuā-khoo】：胖子)阿成一個人就兩百多斤了耶！所以那糖廠的磅真正有問題！

葉 母：這糖廠也是很超過，斤兩隨便他喊，收購的價錢又是他說了就算，

【唱】價數規矩隨在伊定，(*價數【kè-siàu】：價錢)(*隨在【suī-tsāi】：任由)

這糖廠作生意是無輸穩贏。

(白) 這樣說來，那些作田人真的是被糖廠偏(【phinn】：佔便宜)去。老爺那你可有替那些作田人說幾句公道話？

葉 父：我還能怎麼辦？當然是裝做沒看見啊～我跟你說，

【唱】糖廠的靠山是官廳，

怎能得罪、想到我就恬恬不敢出聲。 (*恬恬【tiām-tiām】：安靜無聲)

(白) 得罪製糖會社就等於是得罪官府，後果是不堪設想呢！誰人那麼笨，要衝出來磕壁(【khap-piah】：撞牆，比喻自找麻煩)？所以我們三個保正只好鼻子摸著，反過來勸那些作田人要看開一點不要太計較，不然還能怎麼辦！現在的情勢就是趴著比較不會中槍啊。

葉 母：(無奈) 唉～是啊，不然又能怎麼辦呢？幸好我們家是在作生意、不用種田，那無不就活活惱死(【láo-sí】：氣死人)(猛然想起)啊！對了，老爺，剛才你不在的時候，官廳送來這份公文，說總督府下令從今年開始要禁止「縛跂」(【pak-kha】：纏足)，要你這個保正去宣傳乎鄉親知。(找出公文)

葉 父：(接過公文，看。氣惱) 說到這些日本人實在無意思，管東管西還管甲咱們的腳手來。咱漢人的女孩子就是要「縛跂」才能看出家世身分和好教養，只有番婆和客家查某因為要作穡(【tsoh-sit】：務農)才不能「縛跂」，所以人說

「小腳是阿娘（小姐），大腳是婢」，像夫人你縛得一雙幼跣，真正是「瘦、小、尖、彎、香、軟、正」，這樣才算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。對啊！咱女兒阿陶今年三月已經從公學校畢業了，不用再去上課，你也要認真替她「縛跣」，若無以後會嫁不到好尪婿。嗯，你叫女兒出來，我來檢查看看現在「縛」得怎麼樣了！

葉 母：（尷尬）這～

葉 父：怎麼了。

葉 母：老爺，阿陶好像不在家裡，我已經叫阿珠出去找了。

葉 父：都已經縛跣了，是要如何四處走？！

葉 母：她就趁你不在的時候，把跣帛剪破丟掉，再偷跑出去啊！

葉 父：真可惡，等她回來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訓她。

阿 珠（O.S）：老爺，小姐回來啊！

葉 母：阿珠，快帶小姐進來。

阿 珠（O.S）：是。（阿珠帶葉陶上）

葉 陶：阿爹，我回來啊！

葉 父：阿陶啊，不是我愛罵你，你一個千金小姐，不乖乖待在家裡讀書繡花，一天到晚在外面走跳，這要是傳出去，阮做父母的實在是見笑代（【kiàn-siàu -tāi】：很丟臉）。聽你阿娘說，你不肯乖乖縛跣，還把跣帛剪破丟掉？

葉 陶：阿爹，學校的先生有說過，「縛跣」就是將腳骨拗斷，以後就等於是跛腳，我才不要縛跣呢！

葉 父：呸！什麼跛腳？黑白講！你阿娘就是縛跣，哪有跛腳？

葉 陶：阿娘出門都要坐車坐轎，從房間走到灶腳這一點點路就要查某嫻仔扶，不能跑也不能跳，這樣跟跛腳有什麼不同？

葉 父：哼！你懂什麼，阿爹阿娘都是爲你好！

【唱】現在嫁娶是看腳不看面，替你縛跣費苦心；

三寸金蓮代表好人品，日後才有名門來講親。

葉 陶：阿爹，我甘願嫁不出去，也不要縛跣！

【唱】縛跣是斷骨拗腳筋，流湯爛肉血淋淋，

百般痛苦說不盡，你苦毒女兒真歹心！ （*苦毒【khóo-tok】：虐待）

葉 父：你……我替你用心打算，你居然說我是在苦毒你，我……我會被你氣死！

葉 陶：阿爹，

【唱】縛跣的痛苦是真正濟， （*濟【tsē】：多）

又疼又癢抓閹扒， （*抓閹扒【jiàu-koh-pê】：又摳又抓。閹【koh】：又。）

層層跣帛親像包粽不能洗，

癩瘡垃圾兼破皮。 (*癩瘡垃圾【thái-ko lah-sap】：噁心骯髒)

發炎膿血，爛肉的臭味若死蝦，

等到束甲尖尖像薑芽，(等到腳型纏裹到像細細尖尖的嫩薑細芽)

已經身殘如同終身掛腳枷。

(白) 阿爹，不然你陪我一起縛跋，你若肯縛，我就乖乖縛！

葉 父：(招架不住，又氣又惱) 你你你……你說這什麼話啊？！自古以來，哪有男人縛跋的道理！

葉 陶：就是因為你們男人都不用縛跋，所以才會不知道女人縛跋的痛苦啊！

葉 父：住口！你還是囡仔不懂事，我甘願現在替你縛跋，也不要等你以後因為沒縛跋找不到好親事、乎你怨嘆！

葉 陶：阿爹，就算是沒嫁奩也沒要緊啊！阮學校的先生說以後是男女平等的時代，女人為什麼一定要靠奩！難道我不能靠自己嗎？

葉 父：(受不了女兒叛逆，頭痛) 我會氣死我會氣死，(扶椅坐下，葉母趕快來拍背舒緩)，我實在真後悔讓你去公學校唸書，那些日本老師都烏白教，讓你學一大堆不答不七的歪理回來。我問你，若無父母奩婿養你，你是要怎麼靠自己？

葉 陶：我以後要做老師，這樣我就可以自己賺錢養自己！

葉 父：哈哈，笑死人，你不知道師範學校很難考嗎？能考上的女孩子更少！像你那麼愛玩，怎麼可能考得上？

葉 陶：我一定考得上！

葉 父：不可能啦！

葉 母：老爺，你怎麼能看輕自己的女兒呢！阿陶很聰明，若是她肯認真準備，一定考得上。

葉 陶：就是啊！若是我考上了，你就不能再逼我縛跋。

葉 父：若是你沒考上，你就乖乖縛跋準備嫁奩。

葉陶、葉父：好，一言為定！

葉 陶：阿爹，那我們來打勾勾，不能反悔喔。反悔的人要吞一千支針。

葉 父：(無奈) 好啦！來打勾勾啦。

葉 陶：【唱】君子之諾一言九鼎，

葉 父：【唱】駟馬難追言出必行！

葉 陶：【唱】母親在此做見證，

葉 父：唉！【唱】後悔把女兒生作反骨又聰明！

(燈暗)

第二場 一見鍾情

時間：昭和二年（西元 1927 年，葉陶時年廿二歲）

出場人物：簡吉、葉陶、楊貴（楊逵）、農運青年數名。

場景：「鳳山農民組合」聚會所

（開場時簡吉和農運青年們忙著寫標語、大字報）

簡吉：**【唱】**人講佃戶實在有夠慫，作牛作馬曝日吹風，

甘蔗收成送去乎糖廠磅，賣無好價、規年心血攏成空。

農運青年**【合唱】**：第一慫，種甘蔗去乎糖廠磅。

賣無好價、規年心血攏成空。（*規年【kui-nî】：一整年）

簡吉：**【唱】**作田本來就真艱苦，賺沒溫飽枵得要吃土，（*枵【iau】：餓）

一隻牛剝兩層皮，那個糖廠實在是真狼毒，

阮怎能漠視假看無。

農運青年**【合唱】**：官府和糖廠真狼毒，阮怎能漠視假看無。

簡吉：在下簡吉，高雄鳳山廳的農民之子，家中本有幾分薄田，卻被官府強迫徵收，我的雙親只好轉為佃戶，替糖廠種甘蔗。但是糖廠賣阮的肥料、比外面賣的更貴；每年收成的甘蔗，糖廠也用賤價收購，所以農民辛苦作田，家境卻是十分散赤（【sàn-tshiah】：窮困）。我自小立志苦讀，好不容易才考上師範學校，現在在高雄第三公學校教書。古人說：「讀聖賢書，所為何事？」眼看全臺灣的農民都受到官府和製糖會社的欺壓，我等讀書人怎能再冷眼旁觀？！所以我決定挺身而出，號召各地的有志青年組成農運團體，帶領農民反抗壓迫、爭取權益。兩年前在臺中州北斗郡發生的「二林事件」已經引起了全臺灣農民的注意和支持，去年我再接再厲，聯合全臺灣的農運團體成立了「臺灣農民組合」，除了要為農民打抱不平，爭取權益之外，也打算要派人到各地農村舉辦讀書會，教導農民讀書識字，希望用這種方式來啓蒙農民的智識，讓他們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權益。只是要如此做，就需要更多有志之士投入協助，才能完成這個理想。今天我特別邀請了幾位意氣相投的朋友到我們「鳳山農民組合」總部，希望他們願意加入農運團體，一起來幫助農民。其中有一位就是我在高雄第三公學校的同事—葉陶先生（*日文【せんせい】，對老師之尊稱），她雖然年輕，但是很有正義感，堪稱是女中豪傑，她有答應我今日下午（【ē-poo】：下午）會過來，我想也差不多應該要到了。

葉 陶 (O.S): 先輩，歹勢，我來遲了。(*「先輩」: 日文【せんぱい】，讀如「賢拜」，意指學校學長或是公司前輩。)

簡 吉: 啊！葉陶先生來了。快快請入內。

(葉陶上)

葉 陶: **【唱】此身雖爲女娥眉，不愛水粉與胭脂；
經世濟民立大志，豪情萬千勝男兒。
我認真求學讀冊詩，追求自由與真知；
師範畢業栽培桃李，教育生徒識禮儀。**

(白) 先輩，真歹勢；我阿爹不準我來，所以我只好等他睡午覺，才能偷偷溜出來。

簡 吉: 葉陶先生，你的令尊是保正，負責爲日本人宣傳政令，當然會覺得「臺灣農民組合」是一個專門與總督府作對的團體，他不准你來，這也是很正常啊！

葉 陶: (心直口快) 對啊！我阿爹就是這麼說…… (發現失言，很尷尬趕緊打住)
先輩，在學校曾經聽你提起「臺灣農民組合」，我就覺得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活動，所以就算我阿爹一直阻止我來，我還是想來了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團體，要做什麼工作？若是對國家、對百姓有幫助，我就願意奉獻我的力量來爲社會服務。

簡 吉: 葉陶先生，你可滿意你現在的生活嗎？

葉 陶: (思考) 這嘛……當然滿意啊！

**【唱】我厝雖然不是大財主，爹娘疼我如掌上明珠，
豐衣足食不曾來憂慮，還送我師範去讀書。
我沒將雙親期望來辜負，現在杏壇做教師；
自由和智識我已經攏總有，心滿意足煩惱無。**

簡 吉: 葉陶先生，

**【唱】你生來實在好福氣，無憂無慮、哀愁都不知。
若將眾人來提起，與你天壤之別如雲泥。
咱的學生很多是佃戶的囡【kiánn】兒，
艱苦作穡、生活卻難維持， (*作穡【tsoh-sit】: 務農)
如此遭遇可有天理？令人同情令人悲。**

(白) 像葉陶先生你這麼幸運的人只是少數，大部分的學生，家裡都是家徒四壁，連最基本的溫飽都難以維持。難道你都沒發現，很多學生都因爲營養不良而面有菜色嗎？

葉 陶：這……

【唱】他一言驚醒我夢中人，我過去想法好似太天真；

(白) 先輩啊，

【唱】農民辛苦卻仍家貧，這其中究竟是何原因？

簡 吉：葉陶先生，你就詳細聽來啊，

【唱】總督府先將良田來徵收，佃戶辛苦血汗流，

甘蔗收成買賣都不自由，糖廠用俗價來買收。 (*俗價【siok-kè】：賤價)

葉 陶：有這款代誌？

簡 吉：是啊！這些佃戶實在真可憐！製糖會社賺得油洗洗(【iû-sé-sé】：油水很多、利益龐大)，佃戶卻無錢來養家。

【唱】終日辛苦來種田，三頓要溫飽卻真困難， (*佃【in】：他們)

叫佃怎不感心與怨嘆，叫阮怎忍冷眼再旁觀。 (*感心【tshè-sim】：絕望)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官逼民反太可恨，

簡 吉：**【唱】**已經引發抗爭在二林；咱有志之士應該幫助農民，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我願奉獻來盡心。

簡 吉：太好了！現在阮「臺灣農民組合」正準備要派人到各地農村舉辦讀書會，教導農民讀書識字。只是現在我們的成員全都是查甫人(男人)，因為男女授受不親，若是要向女性朋友宣傳是多有不便；你若願意加入，就能幫助更多的農村姐妹增長智識、讓她們更加了解她們自己的權益，你可願意嗎？

葉 陶：當然願意啊！在學校是教學生讀書識字，到農村也是教農村姐妹讀書識字，這都是有意義的工作啊！只是我怕我阿爹思想古板會反對，所以暫時只能利用學校沒課的時候，偷偷來參加。這樣可以嗎？

簡 吉：當然可以啊！太好了，可以得到你這個女中豪傑來加入，就好比是多了千軍萬馬的力量啊！

楊 貴(O.S)：簡桑！你在說什麼千軍萬馬的力量啊？！(*「桑」：日文【さん】之擬音，置於對方姓氏後、表示尊稱之詞，用法如中文之某先生、某女士。)

簡 吉：聽這個聲音，一定是楊貴楊桑來囉！

葉 陶：楊貴？

簡 吉：是啊！他也是一個傳奇人物，等一下我來幫你們介紹。

(楊貴英姿風發，搖扇上)：哈哈！

楊貴：**【唱】不求權力不求名，悲天憫人真性情，
匡時濟世爲使命，希望世界大同與和平。**

簡吉：楊桑，你來啊？

楊貴：是啊！我一接到你的批信，連畢業證書都還沒拿到，就馬上整理行裝坐蓬萊丸趕回臺灣，在雞籠港下船，轉火車來到下港，都還沒回家向父母請安，就直接來找你囉。你看，我有給你十分的面子吧！

葉陶：「蓬萊丸」？……咦？你是從日本回來的？

楊貴：這位姑娘是……？

簡吉：楊桑，我來替你介紹，這位是我的同事葉陶先生，她年歲輕輕就已經是公學校的老師，實在是真優秀，而且方才她已經答應要加入「農民組合」，去鄉下教導農村婦女讀書識字。我剛才就是在說，若有她的加入，就可比是多了千軍萬馬的力量啊！

楊貴：（作揖）原來是葉陶先生，果然是巾幗不讓鬚眉，有緣幸會，請多多指教。

簡吉：（指楊貴）葉陶先生，這位是楊貴楊桑，他是臺南大目降人，不但精通漢文、還寫得一手好字；他過去三年在日本留學，因為在東京有帶領勞工團體抗爭的經驗，所以我特別請他回來，希望他可以將日本社會運動的經驗傳承給我們。

葉陶：楊桑，你好！

農運青年甲：簡吉先生，外面又有人客要來拜訪你。

簡吉：歹勢，我先來去接待人客，你們兩個先開講。

楊貴、葉陶：這……

簡吉：沒要緊，不用這麼見外，以後我們就是一個大家庭裡的兄弟姐妹，本來就是要互相熟識！你們兩人又年歲相近，一定有很多話題可聊，你們慢慢講，我先來去接待人客。（與農運青年甲同下）

楊貴、葉陶：……（沉默，有點尷尬）

葉陶：（先說話打開僵局）楊桑，我聽我阿爹說，可以去日本留學的，不是田僑仔（**【tshân-kiâu-á】**：大地主）就是阿舍罔（**【a-sià-kiánn】**：富貴子弟），爲什麼你……

楊貴：我怎樣？

葉陶：你……

楊貴：葉陶先生，我看你也是個心直口快的人，若有什麼疑問，你就直說無妨啊！

葉 陶：這嘛……

**【唱】你若是名門的子兒，爲何風塵僕僕穿布衣，
也無富貴的驕氣，其中原由我費猜疑。**

楊 貴：哈哈……我的父親在臺南大目降開一間百貨行，生意不錯，說起來，我的家境應該還算不錯！不過，我去日本讀書，並未得到我父母的同意，而是我自己偷偷去的，因爲沒家裡的經濟支持，所以我在日本的日子過得真艱苦，晚上讀書上課，白天就要去工作來賺學費與生活費。

葉 陶：你爲什麼要偷走去日本呢？

楊 貴：因爲我不想要成親啊。

葉 陶：**【唱】男大當婚女大當嫁，你爲何不願來成家？
難道新娘是青面獠牙？你才不願成親甘願要出家？**

楊 貴：哈哈，不是「出家」是「逃家」啦！

**【唱】並非我楊貴個性狡怪（【káu-kuài】），只是不願婚姻被安排；
夫妻兩人應該有真愛，怎可懵懂亂配和諧。**

葉 陶：真愛？

楊 貴：是啊！

**【唱】西方世界民智已開，個的婚姻不論門戶錢財，
情投意合互相了解，自由戀愛才應該。**

（白）小時候，我的母親就替我找來一個新婦仔（【sin-pū-á】：童養媳），她叫做梁金盒，我們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，在我的心目中一直將她當作是我的小妹。三年前，我還在讀臺南二中，那時我的父母忽然叫我們完婚，我是萬萬不能接受這種沒愛情的婚姻，所以我嘛……

**【唱】深夜逃婚真無奈，放棄學業走天涯；
遠赴日本坐船渡海，異地苦讀望成才。**

（白）那時候，我全身上下只有阮阿兄借我的六十圓，只夠買一張單程船票，人到東京之時幾乎是身無分文啊！

葉 陶：啊！若是沒錢，你又要如何讀書呢？

楊 貴：**【唱】考上大學卻阮囊空，爲賺學費去做工。**

挨家挨戶將報紙送，也做過黑手和土水工。（*土水工：泥水匠）

葉 陶：**【唱】勞心費力難得安眠（【biān】），異鄉打拼真可憐！**

楊 貴：**【唱】**自食其力好歷練，從此才知艱苦人處處受熬煎。

（白）正是因為我在送報紙的時候，就親身感受到業主對勞工的欺壓和不平等，所以我才會開始參加社會運動。

葉 陶：是怎樣的欺壓和不平等？可以說給我聽嗎？

楊 貴：唉，那是一個親像地獄的世界啊！

【唱】未領薪水一仙錢，（*一仙錢【tsit sián tsînn】：一分錢。）
先交押金十箍銀，（*十箍銀【tsáp khoō-gîn】：十塊錢。）
半暝三點雞未啼，空腹出門咬牙筋；
淋雨冒雪忍飢寒，天光腳步已蹣跚；
宿舍虱母規千萬，（*規千萬【kui-tshing-bān】：成千上萬。）
三十多人挾纏纏。（*挾纏纏【khueh-ân-ân】：非常擁擠。）
送報規矩拄（【tú】）學會曉，（*拄學會曉：才剛學會。）
頭家又攔共人刁，（*共人刁【kā lâng tiau】：刁難人。）
他說我資質這麼巧，（*巧【khiáu】：聰明）
叫我莫（【mài】）送報紙改推銷。

葉 陶：推銷？

楊 貴：就是挨家挨戶去推銷報紙啊！

葉 陶：你才剛到東京，厝邊頭尾都不熟識，是要去向誰推銷呢？

楊 貴：是啊！頭家規定，一天要推銷十五份，不然就要扣薪水！

【唱】四處推銷無輕鬆，
白了時間無彩工，（*白了【pèh-liáu】：白費。）（*無彩工【bō-tshái-kang】：徒勞無功。）
找沒訂戶、工錢押金攏乎扣到空空空，
才知他是在欺負我外地人（【lâng】）。

葉 陶：實在是太可惡了！那你怎麼辦呢？

楊 貴：**【唱】**人心險惡邪欺正，誰料異鄉步步難行；
走投無路心灰意冷，忽然眼前現光明。

葉 陶：現光明？

楊 貴：是啊！

【唱】被騙的人是真正多，連我攏總廿八個，
日子悽慘無法過，被伊惡徒吸血兼剝皮。
我本是懵懂憨大呆，如同魚肉隨人剖，
好佳哉，報社內有一個正義的先輩（【sian-pài】），
教阮要將權益討回來。

葉 陶：是要怎麼討？

楊 貴：**【唱】**眾人團結結同盟，作夥向頭家來抗爭；

所有送報生、聯合罷工三月整，

還寫字報、宣傳頭家的惡行。

葉 陶：後來呢？可有成功？

楊 貴：當然有啊！

【唱】警察來調查甲**【kah】**真詳細，頭家只好認錯來陪罪，

現在宿舍摒掃甲真好勢，（*摒掃**【piànn-sàu】**：打掃）

阮的工錢押金也已經全部都拿回。

葉 陶：真是太好了。

楊 貴：是啊！因為有這次成功的經驗，讓我對臺灣現在的社會運動更加有信心。

唉，不論是在哪一個國家，農民、勞工這些散赤人，總是會受到有權有勢之人的欺壓；只有受壓迫的眾人團結起來抵抗，變成一股強大的力量，才能爭取自己的權益。我知道臺灣現在有很多農民也受到官府和糖廠的欺壓，所以一收到簡桑的批信就即時趕回來，希望可以貢獻我在日本的經驗，幫助我們的同胞。

葉 陶：楊桑，你實在真令人敬佩。對了，剛才聽先輩說你寫得一手好字，我雖然也有上過私塾學漢文，不過毛筆字寫得好醜，所以我很羨慕字寫得美的人！

楊 貴：葉陶先生，你我一見如故，不如我寫幾個字送你，好否？

葉 陶：好啊！嗯，可是（張望、找）這裡沒紙耶！

楊 貴：沒關係，就寫在我這枝扇子上面送你吧！（思考）要寫什麼字呢？葉陶先生你可有字號？

葉 陶：我又不是文人雅士啊，哪有什麼字號！只有學校那些調皮的學生給我取了一個外號，叫作「烏雞母」。

楊 貴：「烏雞母」？

葉 陶：是啊！因為我皮膚黑、聲音大，在教室裡罵人，連運動埕（操場）都聽得到，而且我可以連續罵一點鐘都不會口渴喔，所以學生們都叫我「烏雞母」。不然你就寫「烏雞母」這三字好了！

楊 貴：（笑）你明明就是一個少年姑娘，「烏雞母」是學生因仔的玩笑，寫在扇子上不太適當！（想）啊！不如就叫你這三字…（提筆揮毫）寫好啊！你看！

葉 陶：(意外)啊？「土匪婆」？這是什麼意思啊？！難道你是在罵我？

楊 貴：葉陶先生，你誤會了，這三個字不是罵你、是在呵啞你。因為日本人將我們這些民族鬥士都叫做「土匪」，他們有一本記載臺灣革命歷史的書就叫做《臺灣匪誌》，專門整治革命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法律叫做《匪徒刑罰令》。你雖是女流，卻勇敢參加社會運動，所以在日本政府的眼中你就是「土匪婆」，不過在臺灣農民的心目中，你卻是真真正正的女英雄啊！

葉 陶：(思考)「土匪婆」就是「女英雄」……(喜)妙啊！這真正是有趣味。嗯，我甲意這三字！楊桑，請你在扇子上簽名落款。

楊 貴：好！（提筆揮毫）寫好啊！你看。

葉 陶：楊達？楊桑，你的名字不是叫作楊貴嗎？為何落款卻是寫楊達呢？

楊 貴：這嘛……

**【唱】我只愛公理不愛富貴，一生仰慕伊李逵；
打抱不平行俠仗義，劫富濟貧助弱扶危。**

葉 陶：李逵？

楊 貴：就是《水滸傳》裡的一位英雄好漢啊。

**【唱】他個性莽直又衝動，別名叫做「黑旋風」，
我希望學他的強勇，作一個現代真英雄。**

(白)我很早就下定決心，日後若是寫文章，一定要用「楊達」這個筆名，作一個真真正正、敢作敢當的大英雄，今天「土匪婆」這三字算是我回臺灣後第一次的創作，所以我就用「楊達」這個名來落款，你覺得如何？

葉 陶：「楊達」？這個筆名取得太好了，你一定可以成爲一個現代真英雄！楊桑，我雖是女流，也要仿效你的精神，認真奮鬥、替農民爭取權利，以後就要請你多多指教了。(忘情握住楊貴的手)(楊貴臉紅，葉陶尷尬、趕快放開手。兩人視線先害羞分開，又忍不住偷看對方)

**O.S【合唱】：一個是豪情萬丈好男兒，
一個是天真熱誠女嬌眉，
獻身民主同立志，月老已暗中牽情絲。**

(燈暗)

第三場 父女決裂

時 間：昭和三年（西元 1928 年，葉陶時年廿三歲）

出場人物：葉父、葉母、葉陶、媒人三至五名。

場 景：葉家內廳

（開場時葉父、葉母端坐廳堂。前奏時媒人們登臺作說親動作）

媒人甲：【唱】葉家有女已長成，

媒人乙：【唱】聰慧靈巧遠近聞名。

媒人丙：【唱】身為教習鄉親敬重，

媒人【合唱】：媒人講親踏破戶樞（【hōo-tīng】：門檻）。 （媒人下）

葉 父：（得意）哈哈哈哈哈！

【唱】吾女玉立好才情，名門求親絡繹不停，
盼望早將良緣定，選得佳婿結鴛盟。

（白）夫人啊，想當初咱女兒堅持不要縛跋、要去讀師範學校，那時我還真是煩惱她以後會嫁不出去，沒想到現在居然有這麼多人要來提親啊！

葉 母：老爺，時代已經不同了，七、八年前總督府就已經下令全面禁止縛跋，若是父母替女兒縛跋被抓到，還要罰一百圓銀呢！誰家有那麼多錢可以罰？！所以現在講親情（【kóng-tshin-tsiānn】：提親）當然就不像古早那樣「看腳不看面」囉！而且咱女兒可是全旗後第一位女老師呢！咱臺灣人一向是最尊敬醫生和老師了，那些大戶人家一打聽到我們阿陶是公學校的「先生」，當然都是搶著要將這欸聰明又優秀的女孩娶回去做媳婦啊！

葉 父：（得意）就是啊！哈哈！這樣我們做父母的也有面子！只是這麼多人來說親，到底是要選哪家才好呢？

葉 母：（有點擔心）老爺，咱女兒從小就很有主見，我看這個婚事，若是沒有讓她自己表示意見，恐怕女兒她是不會乖乖配合喔！

葉 父：我知我知，咱女兒的性地（【sìng-tē】：脾氣）難道我還會不瞭解？！不過你看這些庚帖，每一個都是青年才俊，就算讓她自己選，難道這麼多人裡面，還會選不出一個中意的嗎？你不用煩惱，這項終身大事，我就讓她自己選！自己選！哈哈。

葉 母：老爺你能這麼想，我就放心囉！

葉 父：女兒現在人呢？她下午學校不是沒課？

葉 母：她說有一些學生跟不上，所以留在學校替學生補課。

葉 父：嗯～這樣不錯，這樣若傳出去，人家會說咱女兒有愛心又負責任，這樣被人探聽到，名聲有好，就更容易找到好婆家。

葉 陶 (O.S)：阿爹、阿娘，我回來了。

葉 父：女兒回來了，正好和她來討論一下這個終身大事。

(葉陶上)

葉 陶：**【唱】熟識伊人到如今，相知相惜情意真，
欲將心事雙親稟，望個成全有情人。**

(白) 拜見阿爹、阿娘。

葉 父：好好好！你回來的正好，阿爹阿娘有一件重要大事要跟你商量！

葉 陶：(嬌羞) 阿爹、阿娘，我也有一項事情想要和你們商量，不然你們先說好了！

葉 父：哈哈，你看(拿出一大疊庚帖)

**【唱】女大當嫁男大當婚，前來求親的都是名門，
等你點頭來允准，從中選擇好郎君。**

葉 陶：(接過庚帖，一一看過) 阿爹，這些人我都不恰意 (**【kah-i】**：喜歡)。(把庚帖還給葉父)

葉 父：囡仔人不懂事烏白講，什麼攏總不恰意？！阿爹方才都有詳細看過，明明每一個條件都很好。你看、你看這個如何啊～

【唱】這個厝內有千畝的良田，家道殷實單傳香煙；

葉 陶：**【唱】田僑阿舍吾不羨，夫妻同心才是良緣。**

葉 父：你不要田僑仔，不然你看這個如何啊～

【唱】萬貫家財做生意，富甲一方賺大錢。

葉 陶：**【唱】商人重利不時離家去，日後必然常常守空閨。**

葉 父：這……

葉 母：老爺，生意人應酬較多，女兒考慮的，也是有一點道理啊～

葉 父：嗯！不然看這個吧～這個條件很好，你一定會恰意。

**【唱】這個是醫生尙優秀，聽說個性真溫柔；
學問高深有研究，**

(白) 這個怎款啊？

葉 陶：阿爹，

【唱】我不願去做先生娘。 (*先生娘 **【sian-sinn-niû】**：醫生夫人)

葉 父：條件這麼好你都不要，難道你的眼睛是長在頭殼頂？

葉 母：老爺，女兒可能有她自己的想法啊～

葉 父：嗯！不然你自己講，看是要哪一款的條件，你才會恰意！

葉 陶：這，阿爹、阿娘

**【唱】女兒心中有主意，不貪富貴不攀高枝，
願得知己好情義，相敬相愛永相隨。**

葉 父：啊？

【唱】說什麼「心中有打算」，莫非是情絲已亂牽？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女兒心中已有所戀，希望爹娘來成全。

葉 父：大膽！

【唱】自古姻緣父母定，你私訂終身理不容！

葉 母：（打圓場）老爺！

【唱】暫息怒氣先冷靜，聽她原委說分明。

（白）女兒啊！既然你已有心上人，不如你就將對方的家世人品說給爹娘知影，若是條件真正不錯，阮也勿會甲你阻擋啊！對否，老爺？

葉 父：哼！（怒氣未消）

葉 母：女兒啊！阿娘問你，

【唱】他祖居何處、家在何方？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他世居臺南為故鄉。

葉 母：**【唱】**與你學歷可相當？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他留學日本赴東洋。

葉 母：喔？老爺，有去過日本留學呢！

葉 父：（語氣稍緩）哦！若是有去留學，厝內環境應該是不錯。

葉 母：若是這樣，他的人品如何啊？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他為人正直知道理，見義勇為辨是非，
打倒極權來立志，爭取民主掃除陋規。

葉 父：（感覺怪怪的）咦！夫人啊，聽起來好像不太對喔！阿陶啊，我問你，他是叫做什麼名，做什麼頭路？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他是社會運動的菁英，率領農民來抗爭，
追求自由與平等，楊貴就是他的姓名！

葉 父：(驚)啊？什麼！楊貴？那是有名的土匪呢！常常率領百姓出來抗議鬧事，
還曾經被抓去關！這種人，我不准你們鬥陣(【tàu-tīn】：在一起)！

【唱】楊貴是亂黨惹禍災，你交友不慎烏白來(【oo-péh-lâi】：亂來)，
反抗政府是真正害，若太超過會被人抓去削(【thâi】：殺)。

葉 陶：阿爹，

【唱】殖民政府高壓來統治，臺灣人民受壓欺，
只有義務沒權利，有識之士怎能冷眼假不知？

葉 父：**【唱】**咱現在好好過日子，何必雞婆惹是非；
莫被損友來連累，得罪官廳會有險危。

葉 陶：阿爹，你錯了！

【唱】並非他人將我來拖累，是我自己想要有作為，
欣賞楊貴好志氣，我暗中參加農運已多時；
兩人真情與真意，互相關懷來扶持，
但願同心結連理，爭取民權志不移。

葉 父：呸！袂見笑(【buē-kiàn-siàu】：不要臉)！

【唱】自作主張將父母瞞騙，忤逆尊長膽包天；
私訂終身敗壞體面，讓你讀書都是枉然。

葉 陶：阿爹，

【唱】時代已經在改變，無愛不該亂配姻緣；
救國救民我有定見，義無反顧心意堅。

葉 父：(怒)哼！住口！你還敢說。(取家法)「倖豬夯灶，倖罔不孝」，都是我自
細漢(從小)沒好好管教你，你才會變得這麼無法無天；我今天一定要好好
教訓你，讓你知道什麼叫作家法、什麼叫作規矩！(打)

(葉父打，葉陶閃躲，葉母攔勸)

葉 母：老爺，毋通啦(【mī-thang】：不要。)

葉 父：你閃開，她都是被你寵壞的！(葉父打，葉陶閃躲，葉母攔阻)

(葉母搶過家法)

葉 母：(哀求)老爺，女兒她只是一時糊塗，想法比較天真，我們好好跟她講，她
一定可以了解我們的苦心，你不要這麼衝動啦。

葉 父：(餘怒未消)哼！你聽好。從現在開始，不准你繼續和那個楊貴來往，除了去學校教書外，什麼地方都不准你去；我即時去找媒人來講定親事，三個月後你給我乖乖出嫁。這段時間內，你若是要去學校上課下課，都由我親身接送，看你要怎麼變鬼變怪！

葉 陶：阿爹，已經袂赴(【buē-hù】：來不及)了。

葉 父：啊？什麼代誌已經袂赴了？

葉 陶：阿爹，要爭取民主自由，就像是要到一座寶山裡去尋找寶物，先進入山裡的人一定會受到毒蛇猛獸的傷害，但是若沒有那些人先去開路犧牲，以後的人永遠都無法得到寶物。我願意做那個先去開路的人，所以我今天已經向學校辭職了，這樣我才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到各處的農村去宣傳我們的理想……

葉 父：什麼，你……你竟然都不和父母商量就辭頭路！你……你……真是氣死我
(怒火中燒)

【唱】不肖逆女來催命，氣憤難消怒雷霆；(打葉陶一巴掌)

恨你忤逆作不正，(又要打，夫人攔，兩人拉扯)

(白)哼！

【唱】從今以後斷絕父女情。

(白)從今以後，我不承認有你這個女兒，你給我死出去！

葉 陶：啊！(震驚傷心)

【唱】聽聞此言淚漣漣，心如刀割受熬煎，

阿爹心狠不留情面，

(白)女兒不孝，爲了對國家社會的大愛，只好暫離家庭，去和弱勢的農民一起奮鬥；請阿爹阿娘保重身體，日後若是能諒解女兒的苦心，到時陣…到時陣…

【唱】到時雙親諒解再續親子緣。

(對父母磕頭)阿爹阿娘，請你們自己保重了。(轉身欲走)

葉 母：(哭，抱住葉陶)女兒啊你別走～～老爺，你不要這樣啦！

葉 父：(對葉母)別留她！(對葉陶)你馬上給我死出去。

葉 陶：阿娘，我要來去啊！你自己要保重啊！(下)

葉 母：(大哭崩潰)我的女兒啊～～(昏厥)

葉 父：(慌)夫人啊！你麼了？來人啊？快來人啊？阿珠你快去請大夫來啊～～
(燈暗)

第四場 和平宣言

時 間：民國三十八年（西元 1949 年，葉陶時年四十四歲）

出場人物：楊貴、葉陶、鍾平山。

場 景：楊貴家，陳設簡陋。

（開場時楊貴於書桌前奮筆疾書）

O.S【唱】：歲月如水匆匆去，改朝換代已三年；

內憂外患風聲鶴唳，時局不安人人自危。

楊 貴：**【唱】生活困頓又流離，落腳臺中來定居；**

現實無情令人喪志，幸有賢妻相扶持。

（白）在下楊貴，自從二十一歲那年、從日本回來參加農民運動、對抗日本政府威權，轉眼已經過了二十多年。我在「農民組合」與我的妻子葉陶相識相愛、結為連理；只嘆「農民組合」後來內鬥，我們夫妻因為主張「溫和抗爭」而被趕出組織。社會運動是靠著團結眾人的力量來組織活動，只有兩個人無法單打獨鬥；我們兩人離開了「農民組合」後猶如失去戰場的將軍，先後住過彰化、高雄，最後來到臺中，生下五個孩兒，如今已是七口之家。我曾辦過雜誌、也曾上山砍柴、租地種花、投稿賣文，但是收入都不穩定。幸好我的妻子賢慧，她陪我艱苦過日、從來不曾喊苦埋怨。唉！如今既然已經無法再站上社會運動的舞臺，我就改用寫文章的方法來奮鬥，我要寫出百姓可憐的困境和心聲，替他們爭取社會的關懷；現在還有一篇文章還未寫好，我就利用這夜深人靜之時趕緊來完成。（寫著寫著睡著了。）

（葉陶手持針線籃上）

葉 陶：**【唱】攜手奮鬥二十年，猶記當日壯志揚飛；**

但願憂患是暫時，早日雲開見月圓。

（見楊貴睡著，拿起一件外套為他披上。楊貴醒來。）

楊 貴：唉呀！我竟然不小心睡著了。

葉 陶：阿貴兄，你若是累，就去床上睡啊！

楊 貴：不行啊！我有一篇文章還沒寫完，想要趁今晚趕緊將它完成。孩子呢？

葉 陶：五個孩子都已經睡了，我也想趁現在比較安靜，趕緊來作一些囚仔衫（童裝），明天拿去菜市場賣。

楊 貴：唉！你辛苦了！（放下筆）

【唱】追憶當年初相見，你雙十年華好芳菲，
雖是富家千金女，卻滿腔熱血勝鬚眉。
想當時，你堅持理想父命違，不惜斷了父女情誼；
離家出走與我結連理，從此天涯兩相隨。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咱一心要為農民請命，對抗威權奉獻犧牲，
絕無私心天地可證，卻因理念不同被鬥爭！

楊 貴：**【唱】**「農民組合」內鬥起，罵咱自由戀愛、墮落如精牲（**【tsing-sinn】**：禽獸），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將咱革職沒道理，想起此事仍然感傷悲。

楊 貴：**【唱】**離開「農組」這幾年，咱高雄彰化四處遷移，
我寫文種花換柴米，你擺攤賣衫補貼賺錢。
賢妻啊！人講龍困淺灘真無奈，貧賤夫妻百事哀，
自嘆無能、乎恁日子過了壞（**【bái】**），我時常自責掛心懷。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我不慕虛名不愛財，咱一家安居樂和諧，
時運不濟就暫時忍耐，同甘共苦守得雲霾開。

（白）阿貴兄，自從我們離開「農民組合」以後，你認真寫文章，〈送報伙〉和〈鵝媽媽要出嫁〉發表之後，在臺灣和日本都已經受到肯定；你也當過《臺灣文藝》、《臺灣新文學》和《新生報》的編輯。靠著你的文筆，將百姓所遭受到的欺壓寫出來，引起了社會大眾的重視，這也是一種關懷社會、爭取人權的方式啊！你放心，爲了理想，我心甘情願陪你吃苦；我相信只要我們一直堅持奮鬥，人人平等的那一天一定會來臨。

楊 貴：（牽起葉陶的手）多謝你的支持和體諒。

葉 陶：不管環境有多艱苦，咱們都要一步一腳印，認真生活。

（急促敲門聲）

楊 貴：咦，這麼晚了，是誰來敲門？

葉 陶：（憂心）敢會是……？我看還是別開門？我聽說二二八事件之後，有很多人
都是在三更半夜被抓去銃殺（**【tshing-sat】**：槍斃）！

楊 貴：這……（兩人擔心互望）

鍾平山 O.S：楊貴兄，是我，快開門啊。

楊 貴：原來是報社的鍾桑。（對葉陶）不知道他有什麼事？你還是先進去吧。（葉陶下。楊貴去開門，領鍾平山進屋）鍾桑，深夜來訪，有何貴事啊？

鍾平山：楊貴兄，真歹勢、三更半暝來找你，實在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務，想要委託你來完成啊！

楊 貴：到底是什麼重要的任務呢？

鍾平山：楊貴兄，請聽我說來啊！

【唱】四年之前日本戰敗，臺灣光復百姓樂開懷，
回歸祖國人人期待，歡天喜地迎接王師來。
本以為，就此脫離殖民的時代；誰知影，國民政府高壓惹禍災，
接收的官僚貪污腐敗，軍紀又敗壞胡亂來。
文化隔閡引起種種憤慨，臺灣民眾積怨難排；
釀成二二八的血腥殺害，枉死了許多優秀人才。

楊 貴：鍾桑，

【唱】想起二二八我心難平，當時阮夫妻也被抓判死刑；
我九死一生佳哉保性命，很多菁英卻莫名來喪生。

鍾平山：是啊！

【唱】現在民怨沸騰難平定，炎黃子孫自己起紛爭！
見人先問你是本省或外省，一言不和就水火不容。

楊 貴：唉！現在這種情形實在是真害（【hāi】：糟糕）啊！

鍾平山：是啊！所以我才會來找你，因為我想……

【唱】咱文化界是社會的良知，齊心盼望將紛爭來消弭，
應該發文來建議，宣揚和平才相宜。

楊 貴：鍾桑說的有理，

【唱】「消除對立」的看法我支持，不知由誰主筆寫文詞？

鍾平山：楊貴兄，

【唱】你無私奉獻眾人知，由你主筆必有大作為。

楊 貴：這……

（葉陶上，在一旁偷聽）

鍾平山：楊貴兄，你一向被尊稱作是「社會的良心」，現今的文壇不分省籍、眾人都非常敬重你；若是你願意出面登高一呼，我相信一定可以引起四面八方的認同和響應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

楊 貴：這嘛……（思考）既然如此，我就義不容辭囉！

鍾平山：多謝楊貴兄如此仗義，那我就先告辭了！（下）

葉 陶：(憂心) 阿貴兄，你真的要寫嗎？

楊 貴：這是一件對國家社會都有好處的事情，當然要寫！你是在煩惱什麼啊？

葉 陶：這……

【唱】現在政府行獨裁，人人噤口以免招禍來；

你若因為文章來遭害，恐怕會有牢獄之災。

楊 貴：哈哈，原來你是在煩惱這個啊～

【唱】咱們已經被關真濟擺 (【tsin tsē pái】：很多次)，無畏無懼超然情懷；

你可記得在日本時代，咱就是在牢中新婚結和諧。

葉 陶：我當然記得啊！那時候～

【唱】咱啓程回轉你臺南故鄉，要補辦婚禮拜見你高堂，

前一晚卻被捕、押送獄中，只好將枷牢當作新房。

楊 貴：**【唱】足鐐手銬將咱銬緼緼 (【ân-ân】：緊緊)，象徵咱今生永團圓；**

楊貴、葉陶：**【合唱】夫妻並肩共患難，雖在囹圄也心歡。**

葉 陶：是啊！後來你還常常開玩笑，說那是日本政府出錢，讓咱們免費包吃包住的「蜜月旅行」。

楊 貴：若是說到兩年前因為二二八事件來入獄，就更加驚險了！記得那時候～

【唱】咱兩人被通緝懸賞十萬，被人通風報信抓去關；

葉 陶：**【唱】雖為死囚不曾膽寒，視死如歸只是等閒 (【hân】)。**

楊 貴：是啊！你雖是女流，但是那時在監牢中真是有氣魄啊～

【唱】你膽識勝過英雄漢，高唱歌謠氣吞河山；

葉 陶：**【唱】成仁取義死也無怨，只盼正氣長留天地間。**

(白) 唉！那個時候，我知道有很多一起被關的學生囚仔其實心裡很怕，所以我就帶領他們唱〈丟丟銅仔〉、〈恆春調〉這些民謠，大家一起唱，就覺得有勇氣、不孤單。雖然咱們後來逃過死劫，不過我卻是滿腹悲傷與疑問；咱們在日本時代就一直在為臺灣人的尊嚴和權利打拚，雖然進出監牢十二次，日本人卻從來沒將我們判死；沒想到回歸祖國以後，卻是咱們最愛、最期待的祖國政府來判你我死刑，這又是什麼道理呢？

楊 貴：(黯然) 唉～

葉 陶：就是因為現在天道不彰、法理不明，我才希望你多加考慮，以免因為寫文章來惹禍上身。

楊 貴：賢妻啊！

【唱】你一向豪情勝男兒，為何現在這麼躊躇（【tiū-tī】）？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你我同心爭取道義，早就立志與你生死兩相隨。

（白）只是現在……

楊 貴：現在怎樣啊？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現在咱有囡仔要育飼，五個都是年幼的小孩兒；

若咱有意外出代誌，**因**就變成無依的孤兒。

楊 貴：啊呀！

【唱】賢妻所言雖然有道理，若人人怕死怎能有作為？

我已看破生死無所謂，為國為民在所不辭。

（白）若是我的文章能夠讓臺灣停止內鬥、促進和平，這樣我當然是應該要寫。而且咱們也不是要故意寫壞話來詆毀政府，而是要平心而論，站在文化界的立場，建議政府用理性、和平的態度，來消除外省人和本省人之間的衝突和誤解。這不管是對政府或是民間，都是有利的雙贏局面，這麼做何罪之有？又有誰會故意來傷害我呢！？這是一個很好的理想，只是現在還少一個人出來喊聲出頭而已。若是為了社會的和平與民眾的利益，我當然願意做這個拋磚引玉的人啊！我相信你也會支持我，對否？

葉 陶：我當然是全心全意支持你啊！好！既然如此，你寫，我來替你磨墨！

（葉陶磨墨、楊貴書寫）

楊 貴：我寫了～

【唱】提筆上呈省主席大人，望你傾聽百姓的聲音；

追求和平要全力推進，莫用暴力將人權犯侵。

實施地方自治還政於民，釋放無辜的政治犯人；

保障民權請你施政謹慎，必能促進團結贏得民心。

（白）你覺得寫得如何？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內容合情又合理，一針見血字字珠璣。

（白）只不過，既然這是一篇文章，就應該要加上一個標題啊！

楊 貴：嗯，既然這篇文章是爲了臺灣的和平所作，不如就叫作〈和平宣言〉吧！

（寫上標題後吹乾、裝入信封袋中）

【唱】明早就投書寄批信，

【合唱】但願黑夜遠離、天光早來臨。（*天光【thinn-kng】：天亮、黎明）

（夫妻攜手。楊達充滿信心，葉陶表情有點不安）

（燈暗）

第五場 壓不扁的玫瑰

時 間：民國五十年（西元 1961 年，葉陶時年五十六歲）

出場人物：葉陶、大嬸三名（阿蘭、阿美、阿娥）、楊貴。

場 景：楊家門口，門庭老舊未修繕、但門前盆盆罐罐種了許多花草。

（開場時降中幕）

O.S【唱】：楊貴諫言觸怒上意，枉受冤獄十二年；

葉陶將家計全擔起，歷盡苦難志不移。

（阿蘭提菜籃上）

阿 蘭：**【唱】庄腳人家尚自在，安分守己樂開懷；**

莫傷計較人生海海，（*莫傷計較【mài siunn kè-kàu】：別太計較）

只怕要收成才起風颱。

（阿蘭走位，阿美從反方向上。兩人擦撞，阿蘭跌倒。）

阿 蘭：唉唷！阿美啊，你走路都沒看路，害我跋一倒（【puáh-tsit-tó】：摔一跤），這地上積水害我褲腳濕糊糊。

阿 美：（扶起阿蘭）阿蘭姐啊，失禮啦！你有要緊否？我是看早上出大日，現在煞（【suah】：卻）強強要反天（【huán-thinn】：變天），我怕下晡（下午）有大雨來落起，想要趕回厝、將曬的衫褲收乎離（收好），才會不小心撞到你。

阿 蘭：好啦好啦！既然你是無細膩（【bô-sè-jī】：不小心），我就有量原諒你。

阿 美：咦，阿蘭姐啊，你從這邊走，是要去叨位（【tó-uī】：哪裡）？

阿 蘭：我要來去買花！

阿 美：買花？！（想了一下，緊張害怕）啊呀！你是要去……（用手指指幕後）「遐」（【hia】：那裏）買花喔？

阿 蘭：（理直氣壯）什麼「遐」呀「遮」（【tsia】：這裏）呀，你講甲啞啞嚶嚶（【inn-
inn-ònn-ònn】：含糊不清）、別人聽攏無，我就是要去葉陶姐她家買花啦！

阿 美：（急忙制止）唉唷！阿蘭姐啊，說小聲一點啦！（左看右看）賣花的的地方這麼多，我看你還是去別家買啦！

阿 蘭：喂！爲什麼我不能去跟葉陶姐買花啊！

阿 美：阿蘭姐啊，難道你不知道嗎？葉陶姐她厝被抓去關，聽說政府還有派人在她家附近在監視呢！

【唱】這馬（【tsit-má】：現在）是白色恐怖的時代，明哲保身才應該。

她家有帶衰真正害，若被牽連會遭禍災。

阿 蘭：阿美啊，你這樣說就不對了！

【唱】葉陶她廷佇【tī】：在）綠島咧【leh】：正在）服刑，
那邊關的都是臺灣的菁英。
遭受冤屈真不幸，靠伊女流來接載【tsih-tsài】：支持）門庭。
她廷被關這十幾年，生活拖磨是講袂離【kóng bē lī】說不完）；
她含辛茹苦有志氣，用心栽培五個囡【kiánn】兒。

阿 美：是喔！

阿 蘭：還不只這樣呢！，

【唱】她作人海派又熱情，正直善良愛打抱不平
加入「婦女會」發揮雞婆個性，家庭紛爭來調停。
當初我連生五個女兒，我大家【ta-ke】：婆婆）竟然要將我來休離；
佳哉她說「男女平等」發言仗義，我的婚姻才能來維持。

（白）還有喔！你知道庄頭的阿娥嗎？

【唱】她和個媳婦都雷公性，常常冤家【uan-ke】：吵架）雞犬不寧，
也是葉陶姐調解公正，互退一步現在家和萬事興。

阿 美：原來是這樣啊！

阿 蘭：是啊，葉陶姐做人這麼好，算起來也是我的大恩人，我若是怕東怕西不敢跟她來往，這樣我還算是人嗎！

阿 美：阿蘭姐，你這麼說，讓我感覺很歹勢【pháinn-sè】：不好意思）呢！

阿 蘭：這也不能怪你，誰人沒父母妻兒？誰人不擔心自己的安危？大家都不想要多惹是非，唉～錦上添花的人多，雪中送炭的人少；這就是人情冷暖啊！

阿 美：阿蘭姐，不然我也和你一起去買花好了，我家要敬神，本來就要拜花。

阿 蘭：好啊，那你就跟我來！

（阿蘭、阿美走位。阿娥從反方向上。阿娥、阿蘭擦撞，阿蘭跌倒。）

阿 娥：唉呀！（扶起阿蘭）阿蘭姐啊，失禮啦！你有要緊否？

阿 蘭：阿娥啊！你是要去哪裡？都已經作阿嬤的人啊，還這麼衝衝碰碰（冒冒失失），走路都沒在看路。

阿 娥：阿蘭姐啊，我是有一件好消息，想要趕緊去通知葉陶姐啊！一時不注意，才會不小心撞到你啦！

阿 蘭：是什麼好消息？

阿 娥：剛才我遇到里長，她說今年模範母親的名單已經出來啊！葉陶姐當選咱們臺中市今年的「模範母親」呢！之前我和我媳婦相觸（【sio-tak】：吵架），多虧有葉陶姐來排解，所以我一聽到這個好消息，就想要趕緊去通知乎她知。

阿 蘭：我們二人也是要去找她，那我們一起去跟她報告這個好消息，順便跟她恭喜！

阿 娥：好啊！好啊！咱們快去。（三人下）

（中幕拉起）（葉陶於家門前整理一盆盆的花卉）

葉 陶：**【唱】**秋冬已過春來臨，浮雲蔽日春寒侵；
世情冷暖已嚐盡，等待雲開見伊人。

（白）唉！當初阿貴兄投書進言，不過短短六千字，卻換來十二年的牢獄之災，是我們自己太憨太天真？還是上蒼不明沒開眼？唉～（黯然）

【唱】心內艱苦日子還是要過，我整地栽穰來賣花，
親戚朋友不敢來相揣（【tshuē】：找、聯絡），
靠鄉親支持勉強扞家（【huānn-ke】：養家活口）。
（態度轉為堅強樂觀）

轉眼就要六十歲，未來日子還有佻濟（【guā-tsē】：多少）？
不如隨遇而安莫怨感（【uàn-tsheh】：悲傷絕望），
心情還是親像少年家！

（繼續整理花草）

（白）咦，這是什麼？（仔細看）啊！這水泥塊下竟然有一穰玫瑰花！雖然被石頭壓得扁扁，不過還是很拼命要從空縫長出來。這朵花竟然沒有被環境壓倒，還這麼有活力，這麼有勇氣；不如我來將它移植到前庭，讓它可以好好生長。
（小心翼翼移植）

【唱】天生硬骨玫瑰花，深陷險地仍抽枝發芽（【puh-gê】）；
屈居黑暗等機會，等到春光疼惜就自在開花。

（白）這穰玫瑰花就像是人民的心一樣，雖然外在的環境有許多艱苦打壓，讓人暫時看不到光明，但是只要懷抱希望靜心等待，溫暖的春光一定會來。

阿蘭、阿美、阿娥（O.S）：葉陶姐，恭喜喔！（三人上）

葉 陶：阿蘭、阿美、阿娥，你們是在恭喜什麼（花還沒移植完，先放下手邊工作招呼）

阿 蘭：葉陶姐，你當選今年臺中市的模範母親呢！阮都是要來跟你恭喜的。

葉 陶：（淡淡一笑）是喔？！沒想到我這個日本人心目中的「土匪婆」和阮厝口中的「鱸鰻查某」，竟然還能夠當選「模範母親」！這真是時來運轉，難道是我要走老運了嗎？

阿 娥：葉陶姐，這是一個好吉兆，你一定是苦盡甘來，要出運了！

葉 陶：（不想掃興、所以附和大家）是啊！是啊！多謝大家來通知。

阿 蘭：葉陶姐，恭喜是順繼（【sūn-suà】：順便），其實我專程要來跟你買花。

阿美、阿娥：我們也要買。

葉 陶：（開心）要買花喔，好啊好啊！你等一下，（拿出幾把綁好的花束）這都是
今天早上才剪下來的，每檔都很美喔！你們自己選。

阿 蘭：不錯不錯，這樣多少錢？

葉 陶：這些攏總五十元。

阿 蘭：這麼便宜喔！

葉 陶：多謝大家來交關，照本錢賣啦！

阿 蘭：葉陶姐，來，這裡是五十元，我先給你，等一下我再跟她們兩個算錢。

葉 陶：（收下）貪財喔！多謝啦！

阿 蘭：那我們先回去了！

葉 陶：順行。（【sūn-kiann】：慢走）

（三位大嬸下）（閃電、雷聲）

葉 陶：唉呀！要變天啊！有幾盆很嬌的蘭花千萬不能淋到雨！

（趕快將幾盆蘭花搬進屋內）

（大雨聲）

（葉陶搬完蘭花，本來要進屋躲雨，想到玫瑰花又奔出來）

葉 陶：差一點就忘記了！這檔玫瑰花才徙栽（【suá-tsai】：移植）到一半，這雨不知
要下多久？若是不管它，淋雨吃水太多恐怕活不了。我還是先把它種到花
盆內搬進家裡照顧，等天氣轉好，再徙栽到門庭外。

（雨勢越來越大。葉陶低頭急著將玫瑰花移植到花盆中，無暇注意周遭景物）

（楊貴風塵僕僕、背簡單行李上）

楊 貴：【唱】物是人非青春不再，宛如隔世無限感懷。

家中妻兒可安在？近鄉情怯腳步徘徊。

（走到葉陶身邊。葉陶感覺身邊有人而抬頭。表情由疑惑、訝異到確認）

葉 陶：（聲音顫抖）你……，是你？……你回來啊！

楊 貴：（聲音苦澀沙啞）我……我回來了！

（兩人相擁而泣）

O.S：【合唱】無言相對、惟有千行淚，別時黑髮如今已化作銀絲；

滄海桑田真情不移，風雨蒼茫故人歸。

（燈暗）

第六場 餘音—東海花園

時間：民國五十九年（西元 1970 年，葉陶時年六十五歲）

出場人物：楊貴、老年葉陶、楊翠（時年 8 歲）、童年葉陶

場景：東海花園，一片綠意環繞。

（開場時降中幕）

**O.S：【合唱】回首過往多磨難，夫妻林隱歸田園；
開闢農場遂所願，管雲管霧管青山。**

（楊翠活潑上）

楊 翠：**【唱】春光照路春風吹，阿公阿嬤我三个（【ê】：個），
聽說有一个花園真美麗，
我要去遐（那裏）挽（【bân】：摘）香花。**

（白）阿公，阿嬤，花園到底在哪裡，咱們還要走多久啊？

楊貴（O.S）：快要到了，快要到了！阿翠啊，你不要跑這麼快，阿公阿嬤會跟不上。

（楊貴扛鋤頭、葉陶提籃上。楊貴精神飽滿，葉陶身體不舒服但是硬撐）

楊 貴：**【唱】披荆斬棘墾青山，筆路藍縷最艱難，
胼手胝足也無怨，樂天知命心自安。
這支鋤頭當作筆，大地之上寫歌詩；
等待春到開花蕊，就是美夢收成時**

（白）在下楊貴，一生關心國事，多年前卻因為發表文章，枉受了十二年的冤獄；出獄之後看破世情，不願意再過問政治，寧可投筆從農、終老山林；所以搬到這大肚山下，買下一塊荒埔開墾。想當初，這片土地之上滿是石頭，根本沒人相信我可以在這裡栽種種花；但是阮夫妻這幾年來認真整地、落種作穡（播種、耕耘），總算是將荒地變成花園囉！今天阮尪某特別帶孫女阿翠來這裡迺迺。

楊 翠：阿公，花園到底在哪裡啊？

楊 貴：到了到了，就在那兒啊！（指）

（中幕拉起，一片綠意環繞）

楊 翠：哇！這麼多樹！（東張西望。失望）怎麼都沒花？

楊 貴：春天還沒到，所以很多草木都還沒開花。

葉 陶：不對不對！阿翠啊，阿嬤跟你說，

【唱】這滿山遍野都是花，只是你沒用心揣（【tshuē】：找）。

楊 翠：真的嗎？不然阿嬤你陪我去找花。

葉 陶：阿嬤怎麼會騙你？（撫胸、心痛。忍耐，強顏歡笑）

【唱】只是現在腳痠想要坐，你叫阿公甲你陪。

楊 貴：**【唱】這是小事沒問題，阿公帶你去揣（【tshuē】）花。**

楊 翠：阿嬤，這個花園裏面種的是什麼花？

葉 陶：這裡種的花是真正多，不過你找到的第一蕊花有一個很美的名，就叫做「希望」。

**【唱】你雖然細漢（【sè-hàn】：年紀小）真少歲，
也要立志將「希望」來找揣（【tsāu tshuē】：尋找）。**

楊 翠：「希望」？好啊！阿公你快帶我去揣！快點快點～～（拉楊貴）

楊 貴：好啦好啦！別拉別拉，阿公現在就帶你去揣！（發現葉陶不舒服）
咦？你人不爽快？

葉 陶：沒啦！就人有歲數了，日頭赤焱又走這麼多路，會喘啦！坐下來休息一時
就沒事了！我沒要緊，你帶她去迤迤啦！

楊 貴：若是按呢，我先帶她去逛逛（【sèh-sèh】：逛逛）耶，你先在這裏休息。

葉 陶：好啦！我不要緊，你們去吧！（楊貴帶楊翠下）

葉 陶：唉唷！（葉陶心痛撫胸、找塊大石頭坐下）唉！人講「食老無效，挖無土豆。」（老人家調侃自己年紀大了就沒用）才走這一段山路，胸坎就實實
（【tsát-tsát】：胸悶）、心臟攔無力！趁因祖孫不在，我先坐在這裡歇喘一下
（【hioh-tshuán】：喘口氣、暫時休息）。

（打盹、睡著）

（童年葉陶上，站在高處）

童年葉陶：**【唱】天有多高？海有多闊？海風陣陣風湧大；
海那邊的風景是生作按怎？
想要坐船去將世界看！**

（葉陶醒來，張望）

葉 陶：咦？是什麼人在唱歌？這首歌好耳熟啊！

童年葉陶：**【唱】天有多高？海有多闊？海鳥自由飛過岸；
乘風凌雲的感覺是按怎？
我也想要飛過千山萬山。（童年葉陶下）**

葉 陶：**【唱】天有多高？海有多闊？不用坐船去將世界看；
只要恩愛相作伴，受盡風霜也不怕寒（【kuânn】）。
天有多高？地有多闊？番薯枝葉代代淤（【thuànn】：蔓延），
鄉親土親相依相偎，心頭溫暖不怕孤單。**

(原本青翠的山林忽然開滿萬紫千紅的花朵)

葉 陶：(驚喜)花開了！花都開啊！

【唱】當初心內有美夢，野地荒埔種花穰，
不驚雨粗露水凍，打拚經過春夏秋冬；
感謝天公來疼痛（【thiànn-thàng】：疼惜），沒讓心血變成空，
落種（【lòh tsing】：播種）開出萬紫千紅，
蕊蕊清香（【phang】）攏是希望。

(白) 想我這一世人，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陪伴在阿貴兄的身邊，協助他完成他的理想。陪他參加社會運動、陪他寫文章、陪他開墾花園……，過去作了這麼多的事情，總是一直向前衝，從來不知忝（【thiám】：累），現在眼看這塊荒埔已經百花盛開囉，忽然間感覺心情很輕鬆，也突然間覺得好累好累了。看起來，我是應該要認老，好好休息一下了～

【唱】往事過眼如雲煙，無怨無悔不愧天；
歷經世情心不變，暫倚青山暫安眠。

(白) 先睡一下，等個祖孫回來就會叫我。

(調整舒服角度。微笑安眠。此時所有萬紫千紅飄落一地，天上也落下繽紛花雨)

O.S【大合唱】：前塵如夢傳奇一生，女中豪傑長眠安寧；
終身追求自由平等，熱血激昂奮鬥犧牲。
不是傳統恰意（喜歡）的嬌柔女性，
也不遵守落伍的四德三從；
可歌可泣可愛可敬，憐憫弱勢捍衛家庭。
堅強勇敢草根個性，不作金絲籠內的富貴黃鶯；
寧為烏雞母遍體鱗傷，也要親吻土地、不平而鳴。

(楊翠興沖沖拿一朵野百合跑上)

楊 翠：阿嬤！你快來看，我已經找到「希望」啊！真的很難找耶，不過我還是找到了喔！（停在葉陶身邊看了看）咦？（天真語氣對幕後說）阿公，阿嬤睡著了耶！

(尾奏起)

(燈暗)

(全劇終)